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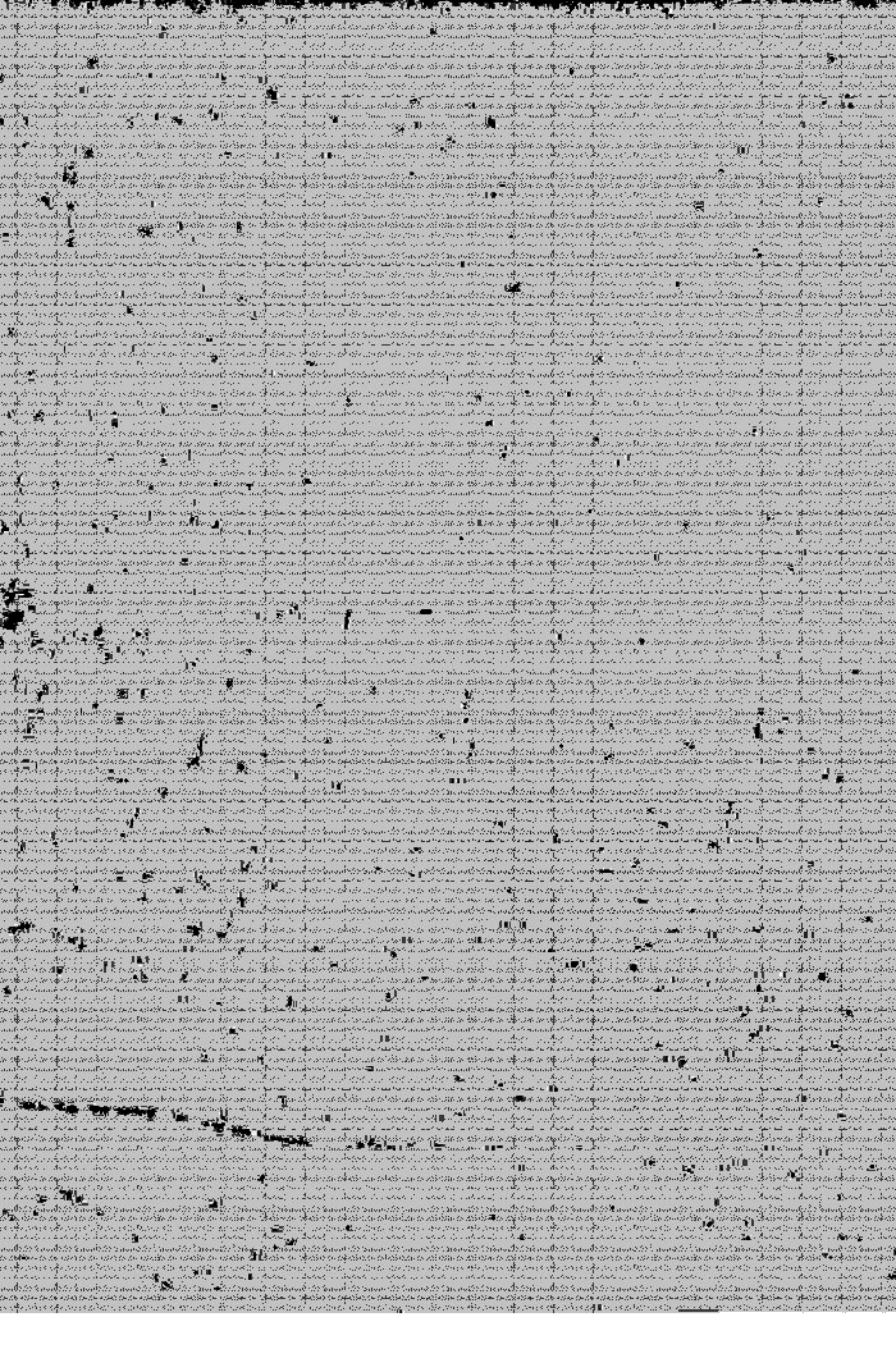
失失
天堂

失火的天堂

琼瑶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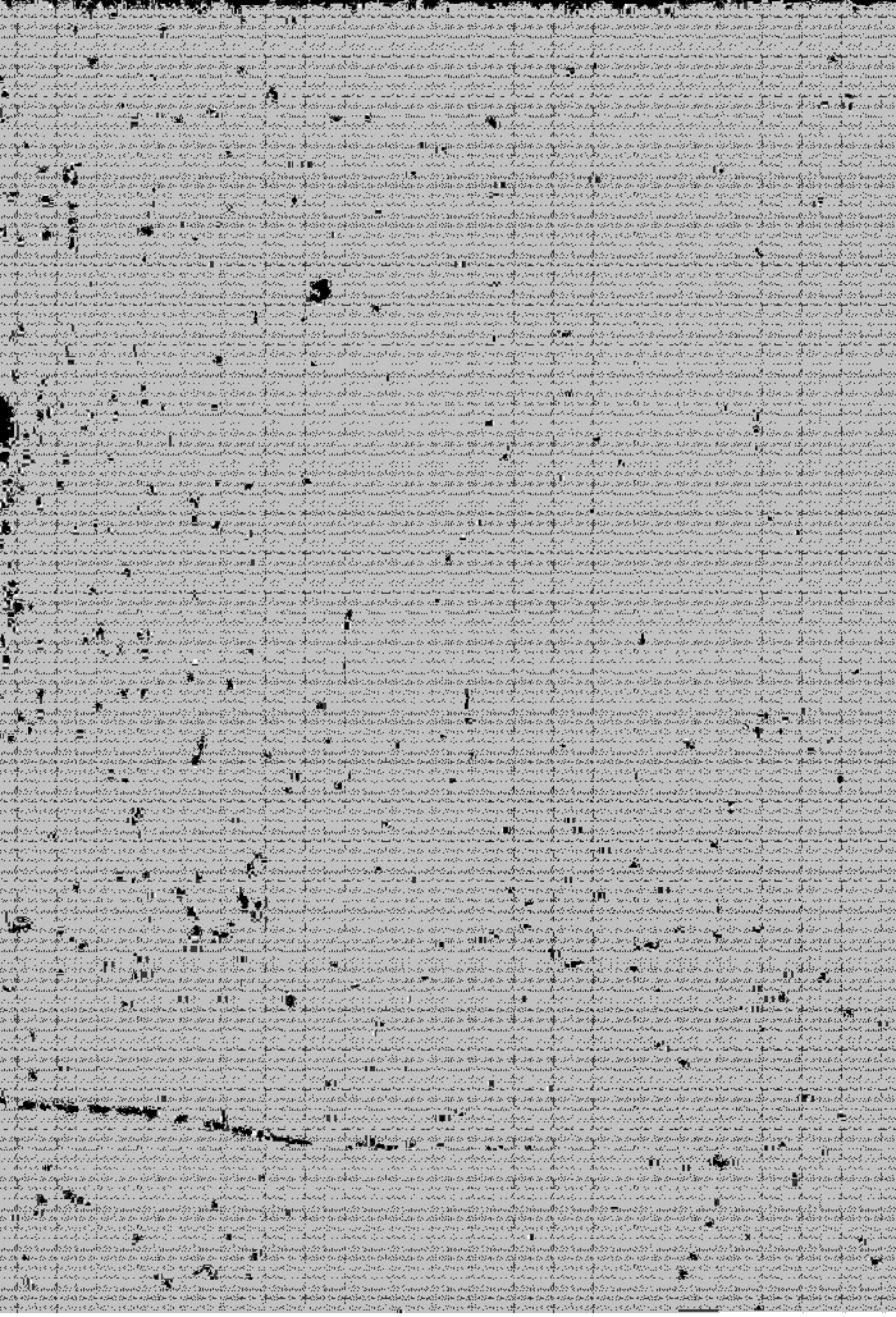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
豆花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牛益



第一部

豌豆花



十月暮，正是豌豆花盛开的季节，窗外的小院里，开满了豌豆花，一片紫色云雾，紫色的花蕊。他——这小婴儿——出生在豌豆花盛的季节里。

十 積 廿 幸 附 長 盛 亦 豆 雞 具 五 集 月 十
一 雲 邑 樂 廿 一 亦 豆 雞 丁 雞 氏 里 翻 小 地
一 出 一 我 嬰 小 友 一 給 一 亦 附 邑 樂
里 市 雞 雞 盛 亦 豆

一九五一年（民国四十年）十月二十一日。台湾正笼罩在一片低气压的云层下，天空是阴暗的，气温燥热而潮湿。时序虽然已是仲秋，亚热带却无秋意。热浪侵袭下，每个人身上都是湿嗒嗒的汗水。

许曼亭在她那木板搭成的小屋里，已经和痛苦挣扎了足足二十小时。小屋热得象个烤箱，许曼亭躺在床上，浑身的衣衫早被汗水湿透，连头发都象浸在水中般湿漉漉的。而新的汗水，仍然不断的、持续的从全身冒出来，从额头上大粒大粒的滚下来。

从不知道人类的体能可以容忍这么大的痛楚。许曼亭在半昏沉中想着，难道自己也曾让母亲受过这样的疼痛吗？母亲，不，这时不能想到母亲。还是去想体内那正要冲出母体的婴儿吧！孩子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……求求你，不要再这样拉扯了，不要再这样撕裂了，不要再这样坠痛了……啊！体内一阵翻天覆地的绞痛，使她再也忍不住，脱口叫出声来。无助的、哀求的、惨厉的叫出声来：

“啊！救我……杨腾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……”

那等待在小屋外的杨腾被这声凄厉的呼叫声整个震动了，他如同被电击般跳了起来，冲开小屋的门，他往里面冲去，嘴里喃喃的、胡乱的呼唤着：

“曼亭！让天惩罚我！让天惩罚我！”

他要向那张床扑过去，但是，床边正忙着的三位老妇人全惊动了，邻居阿婆立刻拦过来，抓住他就往屋外推去，嚷着说：

“出去！出去！女人生孩子，男人家不要看！急什么？”

头胎总是时间久一点的！出去！出去！稍等啦，没要紧，稍等就当阿爸啦！人家阿土娣接过几百个孩子了，不要你操心！出去等着吧！”

许曼亭的视线，透过汗水和泪水的掩盖，模糊的看着杨腾那张年轻的、轮廓很深的脸，和那对惊惶的大眼睛。他被推出去了，推出去了……他徒劳的向他伸着手，呻吟的哭泣的低喊：

“杨腾，不行……你走，我和你一起走！不管到什么地方！我和你一起走！”

仿佛间，又回到了战乱中。仿佛间，又回到全家老老小小都挤在火车车厢里的日子。火车中没有座位，一个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许多陌生人混在一起，谁也照顾不了谁。车子越过原野，缓缓的、辘辘的辗过劫后的战场，车厢外的景色诡异，燃烧过的小村庄，枯芜的田垄，没有人烟的旷野，流浪觅食的野狗……“白日登山望烽火，黄昏饮马傍交河。行人刁斗风沙暗，公主琵琶幽怨多。野营万里无城郭，雨雪纷纷连大漠。胡雁哀鸣夜夜飞，胡儿眼泪双双落。闻道玉门犹被遮，应将性命逐轻车。年年战骨埋荒外，空见葡萄人汉家。”她倚着车窗，脑海里萦绕着“古从军行”的诗句，战争不分古今，不分中外，苍凉情景皆一样！她看着看着，泪珠潸然而下。然后，杨腾悄悄的挤近她身边，为她披上一件外衣，拭去她颊上的泪痕……她转眼看他，杨腾，是她奶妈的儿子。以“家仆”的身分随行。战乱中不分主仆，战乱中没有阶级。今日相聚，明天就可能挨上一个炸弹，让整个车厢炸成飞灰……她看着杨腾，那大大的眼睛，深深的双眼皮，年

轻而热情的脸庞，关怀而崇拜的注视……

疼痛又来了，象个巨大的浪，把她全身卷住了。她感觉到那小生命正在自己体内挣扎，要冲破那里住自己的黑暗，要冲进那对他仍然懵懂的世界里。好一阵强烈的坠痛，痛得她全身都痉挛起来。阿婆捉住了她的手，阿土婶和阿灶婶在一边喊着：

“用力！用力！阿亭哪，用力呀！”

用力？她徒劳的在枕上转着头，痛楚已经蔓延到四肢百骸，全身几乎再也没有丝毫力气。她抽泣着，泪和着汗从眼角滚落。她拚命想用力，但是，她的呼吸开始急迫，痛楚从身体深处迸裂开来，她觉得整个都要被拆散了，她只能吸气，脑子开始昏沉，思绪开始零乱……模糊中，她听到三个老妇人在床边用台语低低交谈：

“好象胎位不对……”

“……要烧香……”

“……羊水早就破了……”

“……会不会冲犯了神爷……”

“……外省女孩就是身子弱……”

“……要不要叫外省郎进来……”

要的！要的！她喊着，嘴里就是吐不出声音。啊，不要，不要。她想着，不要让杨腾看到她这种样子，这份狼狈。杨腾眼里的她，一向都是那么高雅的！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。”冰肌玉骨？怎样的讽刺呢？清凉无汗？怎样可以做到清凉无汗？她摇着头，更深的吸气，更深的吸气……她的思绪又飘到了那艘载着无数乘客的某某轮上。

船在太平洋上漂着。整个船上载了将近一千人。

船舱那么小，那么挤，那么热。他们许家虽然权贵，到了这种时候，也只能多分得一个舱位。她无法待在那透不过气的船舱里，于是，她常常坐在船桥下的甲板上，夜里，她就在那儿凝视着满天星辰。

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，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……”

这是唯一的游戏。坐在那儿，望着星空背唐诗。然后，杨腾溜了过来，靠近了她坐下，用手抱着双膝。她看星星，他看她。

背唐诗不是唯一的游戏了。她的眼光从星空中落到他脸上，他的眼睛炯炯发光。他们相对注视，没有语言，只是相对注视。她知道什么是礼教，她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的“儒家教育”。但是，在这艘船上，在这茫茫无际的大海上。星星在天空璀璨，波涛在船缘扑打，海风轻柔的吹过，空气里带着咸咸的海浪的气息。而他们正远离家乡，漂向一个未知的地方。在这一刻，没有儒家，没有传统，没有礼教，没有隔阂。她深深的注视着她面前这个男孩，这个从她童年时代就常在她边途的男孩——那男孩眼中的崇拜可以绞痛她的心脏，而那烈火般的凝视又可以烧化她的矜持……他悄悄伸过手来，握住她。然后，他再挨近她，吻住了她，在那星空下，大海之上。

一阵剧痛把她骤然痛醒，似乎自己已经昏迷过一段时间了。她张开嘴，仍然只能吸气。阿土婶用手背拍打着她的面颊，不住口的喊着：

“阿亨，醒来！醒来！不可以睡着！阿亨，阿亨！”

三个老妇人又在商量了。

“……不能用躺的……”

“……准备麻袋了吗？”

“……沙子，稻草……”

“……弄好了吗？就这样……”

“……来，把她搀起来……”

她们要怎样呢？她昏昏沉沉的，只是痛、痛、痛……无尽止的痛。忽然，她感到整个人被老妇人们挟持起来了，她无力挣扎，两个老妇一边一个挟着她的手臂，把她拖离了那张床。啊，她猛烈的抽着气。阿土婢又来拍打她的面颊：

“蹲下来！用力！再用力！再用力！”

不要。她想着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她半跪半蹲，双腿无力的垂着。然后，象有个千斤重的坠子，忽然从她体内用力往外拉扯，似乎把她的五脏六腑一起拉出了体外，她张大嘴，狂呼出声了：“啊……”

有个小东西跌落在地上的麻袋上，麻袋下是沙子和稻草，三个老妇人齐声欢呼：

“生了！生了！生出来了！”

生出来了？生出来了？她的孩子？她和杨腾的孩子？被诅咒过的孩子？她勉强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殷红的血液……血，殷红的流向麻袋，迅速的被麻袋下的沙子吸去……

血。是的，那天，父亲在盛怒下打了杨腾。

那时已经在台湾住下了，战争被抛在过去的时光里，新建立的家園又恢复了显赫的体系。不是火车里，不是大海上，在结实的土地上，礼教和尊严再度统治一切。可是，青

春的汽焰已经燃烧，爱情没有办法掩人耳目。父亲在盛怒下打了杨腾，用手臂一般粗的棍子，打得他头破血流，殷红的血从他额头、鼻孔和嘴角涌出来，染红了他那件白汗衫。奶妈哭泣着在一边狂喊：

“不要打他！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吧！”

杨腾倒下去，又挣扎着站起来，挺立在那儿。父亲的棍子再挥下去，她挣脱了父亲和姨娘们的手臂，直扑向杨腾，哭着大叫：

“打死了他，我也跟着死！”

“你不要脸！”父亲怒吼，一棍打向她肩上，杨腾大惊，用手臂死命护住她，那一棍结结实实打在他手腕上。杨腾对她大喊着：

“别管我！你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她死缠住他。让父亲的棍子连她一起打进去。父亲暴怒如狂：

“杨腾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到我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！否则我会宰了你！”

“我走！”杨腾挺立着说：“我马上就走！我再也不做你家的寄生虫！我要走到一个地方，去创造我自己的世界！我走！我马上就走！”

“杨腾，不行……”她哭喊着：“你走，我和你一起走！不管到什么地方！我和你一起走！”

“曼亭！”父亲怒吼：“你要跟他走，你要跟他一起滚！滚到地狱里去！我诅咒你！下贱卑鄙的东西！你如果跟他一起滚，你们都不得好死！你们生下的孩子，也永远不得超生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母亲尖叫起来：“曼亭，如果你敢跟他走，你就是杀了我了！”

奶妈走过来，直挺挺的跪在曼亭面前了：

“小姐，我的好小姐，你就放了他吧！让他一个人走！我一生只生了两个儿子，大的是阿腾，小的叫阿勇，你知道吗，小姐？因为我来你家喂你奶，把刚出世的阿勇寄在农家，结果，阿勇死了，阿腾的爹变了心，另娶了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阿腾，你让他走吧！小姐，阿腾配不上你，你你是念过书的大家小姐，他是做粗活的乡下孩子！你跟了他，也不会幸福！”

“奶妈，奶妈！”曼亭哭着，也对奶妈直挺挺跪下去了。“我跟你讲，我从不知道阿勇的事，现在我知道了！”一切算是命中注定吧，我们许家欠你一条命，我这条命，就豁出去跟了阿腾了！你别再说，别再说了！是我自愿的！是我甘愿的！受苦受难受诅咒，都是我甘愿的！”

杨腾依然挺立在那儿，听到这里，他闭上眼睛，泪珠和着额上的血，沿颊滚落。他用手摸索着曼亭的头发，哑声说：

“你好傻！你好傻！”你好傻！

“滚！”父亲狂叫：“不要在我面前让我看着恶心，我有五个女儿六个儿子，少了你一个根本不算什么！你给我马上滚！”

“不要！”母亲也跪下了，对父亲跪下了。“你饶了她吧！她才十九岁，不懂事呀！”

于是，父亲那三个姨娘也跪下了，她的四个姐妹也跪下了。那天，是一九五〇年（民国三十九年）的夏天，许家那

日式房子的大花园里，就这样黑压压的跪了一院子的人。

“……咕哇，哇，咕哇……咕哇……”

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又把她拉回了现实。三位老妇人还在床边忙着，她已经躺回床上了，汗水仍然在流着，渗人身下的草席里。头发依旧湿嗒嗒，浑身上下，依然分不出那儿在痛。但是，孩子在哭呢！咕哇，咕哇，咕哇……多么动人的哭声，这是生命呢！是由她和杨腾制造的生命呢！她转侧着头，呻吟着低语：

“孩子……孩子……”

阿婆走近她面前，摸摸她的额，用毛巾拭去她额上的汗，用带着歉意的语气说：

“是个女孩子呢！不要紧，头胎生女儿，下一胎一定是个男孩！”

女孩子？她的心思飘浮着。杨腾会失望了，奶妈泉下有知，也会失望了，杨家还等着传宗接代呢！她对门口望去，杨腾似乎冲进来好多次，都被推出去了。现在，杨腾又冲进来了，他直扑到她的床前，两眼发直，眼中布满了红丝，面色紧张而苍白，他伸手摸她的手，她的面颊，她的下巴，嘴里急促的问：

“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怎样了？你怎么白得象枝芦苇草呢！你能说话吗？你……”

“杨腾，”她微弱的、怜惜的、歉然的说：“是个女孩……对不起……是个女孩……”

他一下子就把头仆在她的枕边，他的手指强而有力的紧攥着她，他的声音从枕边压抑而痛楚的迸出来：

“不要说对不起！永远不许对我说对不起！是我把你拖累到这个地步，是我害你吃这么多苦，如果不是跟着我，你现在还是千金大小姐……”

“杨腾！”她衰弱的打断他，勉强的想挤出微笑，她的手指触摸着他那粗糙的掌心。她多想抬起手来，去抚摸他那粗黑浓密的头发啊！但，她的手却那么无力，无力得简直抬不起来。阿婆又过来了，端着一碗东西，她粗声的命令着：

“外省郎，你就让开一点，让你的女人吃点东西！柑橘麻油鸡蛋！吃了就有力气了！”

杨腾又被推开了。

一碗带着酒味、麻油味、柑橘味的东西被送到她嘴边，阿土婶和阿灶婶扶着她，强迫的把一匙黄澄澄油腻腻的食物喂进她嘴中。她才吞下去，骤然引起一阵强烈的恶心，顿时，整个胃都向外翻，她用力仆倒在床边，不让呕吐物沾污了席子。可是，她觉得体内正有股热浪，从两腿间直涌出去……直涌出去……直涌出去……

她的思绪又飘远了，飘远了。

第一次来到中部这个小村落的时候，她真不太相信自己会住下来。那单薄的小木屋，象一挤就会压碎的火柴盒，既挡不住风雨，也遮不了烈日。可是，杨腾在这儿，他已经在这儿工作半年了。他在这儿，这儿就该是她的家。

杨腾是在挨打后的第二天失踪的。

有好一阵子，奶妈天天哭，她也哭。许家把她软禁着，对妈妈也呼来喝去，没有好脸色。曼亨的日子变得那么难挨，姨娘们对她冷言冷语，姐妹们对她侧目而视，父亲对她怒发

冲冠，而母亲却天天数落她的“不是”，和她带给家门的“羞辱”。这种日子漫长而无奈，她以为自己挨不过那个秋天和冬天了。她总想到死，总想一了百了。总想到星空之下，和大海之上的时光。

“来是空言去绝踪，月斜楼上五更钟。梦为远别啼难唤，书被催成墨未浓。蜡照半笼金翡翠，麝薰微度绣芙蓉。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。”

又回到背唐诗的日子，背的仍是这类文句，随便拿起纸和笔，涂出的也都是“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”她以为自己终将枯竭而死了。可是，她发现奶妈不再哭泣了，不但不再哭泣，而且，常常带着抹神秘的喜悦。于是，她知道了，知道杨腾一定和他母亲取得联系了。于是，她在许多夜里，就仆伏在奶妈膝上，请求着，保证着，哭诉着，央告着……于是，有一天，奶妈带着她一起离家私逃了，她们来到了这个小村落，投奔了正当矿工的杨腾。

这个小村落是因为瑞祥煤矿而存在的，所有的男人都在矿里工作，所有的女人都院子里种花椰菜、种豌豆、种葱、种各种蔬菜，或养鸡鸭来贴补家用。忽然间，唐诗完全没有用了，忽然间，孔子孟子四书五经宋词元曲都成为历史的陈迹。她的“过去”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新的世界里只有杨腾、奶妈，和满园的花椰菜、满园的豌豆……她学习着适应，冬天，皮肤被冷风冻得发紫，夏天，又被阳光炙烤得的红肿……她没有抱怨过，甚至没有后悔，她只是不觉的衰弱下去。

奶妈是春天去世的。那时，曼亭刚刚知道怀了孕，奶妈临终时是含着笑的：